



人文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7月16日
星期五

思
／
想
／
光
／
华
文
／
字
／
魅
／
力

□美编：陈明丽
□编辑：徐静



红旗如画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

□牛钟顺

兰春，是我爷爷的名字。兰夏与兰秋，则是我爷爷的两个弟弟——我二爷爷和三爷爷的名字。还有一位叫兰冬的四爷爷，据说不到两岁时，冻毙在一个大雪飘飘的冬日里。由此我就从没有见过他。

兰秋

没有见过的，还有我的三爷爷牛兰秋。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，是上小学一年级。1964年清明节前的一个下午，学校组织全体师生给革命烈士扫墓。几百人的队伍，抬着用松柏枝条扎制的花圈，来到了设在村前公墓林里的一座坟茔前，坟茔的南侧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。

介绍烈士事迹的，是我的父亲——后来的村党支部书记，一位时年不到三十岁的共产党员。自此，我知道了那石碑上刻着的是牛兰秋烈士的名字，是安丘县人民政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，专为三爷爷竖立的。同时，我也知道了我家大门门框一边挂着的“烈属光荣”牌匾的真正含义。

三爷爷牺牲于1946年，牺牲时才刚满十九岁。当时我的家乡已成为了解放区，可是县城还没有解放，还盘踞着国民党反动派张天佐的一支部队。这年的秋天，为了防止敌人下乡抢掠刚刚收上来的粮食，我三爷爷所在的县武装大队，悄悄隐藏在县城以南的数十个乡村里。

这一天，我三爷爷近百十号人马，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包抄，特别是防止被敌人“一锅端”，分散宿营在三个超过十里之遥的村子里，然后又每三五人一组，住在可靠的老百姓家里。不料我三爷爷所宿营的这个村，敌人早已安插了一个“眼子”。

是夜，敌人将这个村子重重包围，先是将站岗的固定哨兵和流动哨兵除掉，然后分成多路摸进村里。在暗探的带领和准确指引下，逐一将住着武工队员的“堡垒户”团团围住，一场殊死战斗就此打响。

敌人两倍三倍于我，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。敌人在室外机动性大，可以在院外、院墙和房顶上，可以用机枪、步枪和手榴弹，甚至可以用火烧——将草屋屋点燃，将木门和木窗棂堆上可燃物点燃。而武工队的战士们只能待在室内狭小空间里进行反击，使用的武器仅是“老套筒”和鸟枪，还有少得可怜的几颗手雷。直到听到枪炮声而在其他两个村宿营的战友赶来救援，敌人才仓惶地退出了战斗。

三爷爷的遗体是由爷爷背回本村掩埋的。他的遗体被发现时，是在其战斗的室内火炕炕洞里——那是赶来救援的战友，因恐敌人二次反扑包抄，匆匆揭去炕席、掀开火炕，来不及掩埋牺牲同志的遗体而放进去的。这一仗，宿营在这个村的近三十名武工队员，只活下两人，其他皆牺牲无一生还。由此，在安丘市的史志记载里，在山东省的英烈网页上，我三爷爷的名字被定格在了上面。

兰夏

我的三爷爷，是由二爷爷领进革命队伍的。

说起我的二爷爷牛兰夏，那可是个有故事的人。二爷爷出生于清末民初。因战乱频仍，面对家境的艰难和日本鬼子欠下的血债，二爷爷将自己偷偷地卖为劳工，到日本鬼子掠夺的大连港口做扛包装船的活儿。

二爷爷到了大连后，吃的苦受的罪可大了。日本鬼子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，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不说，果腹的东西却连猪狗都不如。日本鬼子的暴行，自然在中国人的心里种下了报复的种子，新仇旧恨更是郁结在二爷爷的心头，于是二爷爷和几位劳工便密谋除掉其中杀人最多的监工。经过数日观察策划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，趁晚上这名监工值班时，把其杀死。

经过三个多月的颠沛流离，二爷爷跑到了吉林一个老乡那里落脚，在这里找到了尚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党组织，并成为了其

中一员。到了日本鬼子投降的第二年，二爷爷按照党组织的安排，回到了山东老家。党给他的任务是利用自己熟悉家乡情况的优势，动员群众，组织武装，秘密发展党员和成立党组织。二爷爷回到老家后，先后将自己的哥哥嫂子和爱人发展为党员，由点到面扩充开去，以发展更多的乡亲入党。那个时候入党可是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说不定哪天就会丢了性命。随后，二爷爷又将自己的弟弟即我的三爷爷送到了县大队，参加了地方武装。

二爷爷当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负责诸城、安丘、高密三地的秘密交通工作，简称“诸安密”。因这三个地方的县城当时还未解放，所以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。而且，每当有了重要情报需要传送，二爷爷都是亲自出马。为了完成任务，他将自己一个嫁入地主

之家的远房姐姐处作为秘密交通点，每次传送情报时，为了保证情报的安全，他总是将情报交给这个远房姐姐保管，并嘱咐道：这可是比弟弟性命还要重要的东西，必须人在它在，不能有一丁点的闪失。有一次夜里为了传递一份情报，在路上遇到了敌人，他随即躺进了刚下过雨的路边水沟里，用杂草遮盖住自己的身体，直到三个小时后才得以安全脱身。就是由于这一次的长时间浸泡，二爷爷的元气大伤，患上了终身未愈的风湿疼痛。

及至淮海战役时，家乡已经完全成为了解放区，二爷爷的秘密交通工作便告完成。于是，二爷爷就接受了新的任务，带领全县支前民工，前往战场运送粮食弹药。完成这次任务后，二爷爷又被抽调去做渡江战役的支前准备工作。

兰春

牛兰春是我的亲爷爷，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，奶奶的党龄与我爷爷的一样长。

爷爷被二爷爷介绍入党后，担任了村里的贫协主任，奶奶则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。那个时候的党组织，因为还处在半公开状态，所以开展工作相当艰难。一边不分昼夜地忙着发动群众，巩固新生政权；一边到了该休息时也不能睡个安稳觉，用爷爷的话说是整宿整宿的“囫圇个子滚”，东躲西藏小心提防着还乡团。等到安丘全境解放时，爷爷又忙着组织村里的担架队，并带队去往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前线。而奶奶则负责筹措军粮，发动全村妇女做军鞋，以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。

这些往事，都是爷爷奶奶亲口告诉我的。从自己记事起的记忆里，大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爷爷奶奶开始在老家农村集体的苗圃里种树、养树和护树，一直到他们终老。这时的爷爷奶奶，分别辞去了贫协主任和妇救会主任，专心做着他们选择的“新”事情。

我的家乡是个有着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，坐落在诸城和安丘的界河——渠河的北岸，爷爷奶奶养护的这片苗圃林子就紧挨着岸边。整个苗圃林子以杨树为主，柳树、刺槐等夹杂其间。而我看到最多的，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，并非春夏秋三季里的这一片苍翠，而是冬季来临时，能够伴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一起开放的几棵生长极为茂盛的蜡梅树。

这可是爷爷奶奶的钟爱之物，就生长在他们养护树林所住房屋的院子里。放下那些似乎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儿，每天的三顿饭饭后便是他们短暂的休息时间。每当此时，爷爷总是抽着他的旱烟袋，抚摸着蜡梅那苍劲的树干，观察是否该给它们浇水施肥了。奶奶也就拿了专用剪枝刀，与爷爷一起及时地将那些枯干的枝杈和各种虫卵清理下来。望着爷爷奶奶那慈祥的面容，有时就会走神：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，在兵荒马乱的昔日时光里，出生入死，从容不迫；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安稳岁月里，也能安享幸福生活所给予的惬意与闲适。虽世事维艰，却并未影响他们活成快乐的人；即使再难再忙，也会在生活里寻找乐趣；萎缩和愁容，从来不属于他们。

血染的RAIN CHECK

□姜晓军

英语的RAIN CHECK，直译过来是“雨票”，汉语好像没有对应的词。在英语世界，如果有人邀请你去某地旅游，你很想去而恰好又没空，你便可以说，“May I have a Rain Check?”(我可以得到一张雨票吗?)——凭此或实或虚的雨票，你可以再次得到邀请。如此看来，英语的“雨票”倒是有些像汉语中表示补偿的信誉承诺。

不管已过去多少年或再过多少年，不管风云如何变幻，我都忘不了那场战事，忘不了他那血染的RAIN CHECK。

那年，部队向战区开进前，我从军机关下到参战部队某连担任政治指导员。他是班长，家在鲁西的一个县城。因忙于战前准备工作，和他接触很少，印象中他更像个细声细语的江南人。后来了解到，他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，军事技术不错，平时学习抓得很紧，英语尤其好，他有亲戚在国外，信件来往多用英文。那年他服役期将满，准备一复员就去报考北京的大学。

一天深夜，我正在看一份山岳丛林地带作战方案，他悄悄地走进帐篷，拿着一封信，我看看信封，寄自国外。“我姑妈来的信，让我马上去国外读书，学校已经联系好了。”我给他一支烟，“你英语好，可以认真做点儿学问。”他看着我，只抽烟，好一阵子没说话。我知道他想什么，便说：“放心去吧，支部给你上报，不会有什么议论。将来你出息了，也是我们连队的骄傲。”他想了想说：“明天给你准话，指导员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来找我，说，“不去了，指导员，打完仗再走。我是班长，是党员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国家需要，哪头重，哪头轻，我掰得清。”我考虑了一会儿，对他说：“这个机会可不容易，你再想想。”

“这种事情英语有个说法，叫RAIN CHECK，翻成汉语叫雨票，意思就是对方请你，你没空就先欠着，等你方便时再请。姑妈的信，就算是给我的一张雨票，打完仗再去照样有效。”

战斗很快打响了。他带全班坚守6号阵地，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。凌晨，保障分队上去送弹药，他正踩着烂泥汤修筑工事。卫生员发现他被蚊虫叮咬的部位已开始溃烂，就把他抓过来处理。这时，爆炸声骤然响起，卫生员要进洞防炮，他仔细一听，拦住卫生员，“不是急袭炮火，像是扔的炸药包。”进入战壕观察，果然见敌人边扔炸药包边向上爬，企图制造炮火掩护假象，趁我方进洞防炮进行偷袭。他等敌人靠得再近些，一声令下，全班的密集火力打得敌人横尸一片，抱头鼠窜。他兴奋地端着枪站起身扫射，突然，一块弹片击中他的手臂。“班长！”卫生员上前把他拉进战壕。“没事，别大惊小怪的。”他一边让卫生员包扎，一边招呼大家，“眼睛都瞪大点，注意防炮。”

我让卫生员给他传话，北京一家报社的记者要采访他。“采访什么？”他莫名其妙。“你说采访什么，不去国外上前线呀。”卫生员伸舌头，“好家伙，整个战区都知道你了。”“好啊，胜利后，我们一起去。”他的话里透出一股硝烟味。

这一仗打完，他们撤下休整。连里给他报了功。他拒绝见任何记者。我去看他，见他正聚精会神地用炮弹塑料药筒做花。“打完仗，我要把这花带到国外去，就算送给姑妈的礼物。”他笑。

转眼进入雨季，仗也更加难打。前线指挥部决定收复敌人长期侵占的一个高地。这次行动规模大，任务艰巨。他马上报名并被批准加入突击队。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，首长亲自端酒为突击队员们壮行。我把他叫到一旁，再三叮嘱。

“放心吧，指导员，”他的脸因喝酒而显得红红的，“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了，再厉害的子弹炮弹都躲着我。”他突然从迷彩服中掏出那封寄自国外的信，“打完仗，我还要凭这RAIN CHECK去国外读书，学成后回来为国家出力呢。”他又重复了一遍。不知为什么，已见惯枪林弹雨的我，心里却蓦地掠过一丝不安。

那一仗打得很残酷，炮火几乎把山头削平。勇士们凯旋时，战友们拥抱得比哪一次都紧。我却没能再看到他的面容，突击队长交给我的，是那封被他称为RAIN CHECK的沾满血迹的信……